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清平山堂話本 風月瑞仙亭

入話：朱弦慢促相思調，不是知音不與彈。

漢武帝元狩二年，四川成都府一秀士司馬長卿，雙名為相如，自父母雙亡，孤身無倚，齷齪自守。貫串百家，精通經史，雖然遊藝江湖，其實志在功名。

出門之時，過城北七里許，口升仙橋。相如大書於橋柱上：「大丈夫不乘駟馬年，不復過此橋！」所以北抵京洛，東至齊楚。遂於梁孝王之門，與鄒陽、枚臯輩為友。不期梁王薨，相如謝病歸成都市上。臨邛縣有縣令王吉，每每使人相招。一日，到彼相會，盤桓旬日。談間，言及本處卓王孫巨富，有亭台池館，華美可玩。縣令著人去說，交他接待。

卓王孫資財巨萬，僮僕數百，門闌奢侈。園中有花亭一所，名曰「瑞仙」。四面芳菲，錦繡爛熳，真可遊覽休息。京洛名園，皆不能過此。所以游宦公子，江湖士夫，無不相訪。這卓員外喪偶不娶，慕道修真。止有一女，小字文君，及笄未聘。聰慧過人，姿態出眾。詩詞歌賦，琴棋書畫，描龍刺鳳，女工針指，飲饌酒漿，無所不通。員外一應家中事務，皆與文君計較。

其日早晨，聞說縣令友人司馬長卿乃文章巨儒，知員外宅上園池佳勝，特來遊玩。卓員外慌忙迎接至後花園中瑞仙亭上。相如舉目看那園中景致，但見：

逕鋪瑪瑙，欄刻香檀。聚山塢風光，為園林景物。山疊岷岷怪石，檻栽西洛名花。梅開度嶺冰姿，竹染湘江愁淚。春風蕩漾，上林李白桃紅；秋日淒涼，夾道橙黃橘綠。池沼內，魚躍錦鱗；花木上，禽飛翡翠。

卓員外動問姓名，相如答曰：「司馬長卿。因與王縣令故舊，特來相探，留連旬日，聞知名園勝景，故來拜訪。」卓員外道：「先生去縣中安下不便，敢邀車馬於敝舍，何如？」相如遂令人喚琴童，攜行李來瑞仙亭安下。倏忽半月。

且說卓文君去繡房中，每每存想：「我父親營運家業，富之有餘，歲月因循，壽年已過。奈何！奈何！況我才貌過人，性頗聰慧，選擇良姻，實難其人也。此等心事，非明月殘燈安能知之？雖有侍妾，姿性狂愚，語言妄出，因此上抑鬱之懷，無所傾訴。昨聽春兒說：『有秀士司馬長卿來望父親，留他在瑞仙亭安下。』乃於東牆瑣窗內窺視良久，見其人俊雅風流，日後必然大貴。但不知有妻無妻？我若得如此之丈夫，下生願足！爭奈此人簞瓢屢空，若待媒證求親，俺父親決然不肯。倘若錯過此人，再後難得。」過了兩日，女使春兒見小姐雙眉愁蹙，必有所思，乃對小姐曰：「今夜三月十五日，月色光明，請小姐花園中散悶則個。」小姐口中不說，心下思量：「自見了那秀士，日夜廢寢忘食，放心不下。我今主意已定，雖然有虧婦道，是我一世前程。」收拾些金珠首飾在此，小姐吩咐春兒：「打點春盛食，燈籠。我今夜與賞月散悶。」春兒打點完備，挑著，隨小姐行來。

話中且說相如自思道：「文君小姐貌美聰慧，甚知音律。今夜月明下，交琴童焚香一炷，小生彈曲瑤琴以挑之。」

文君正行數步，只聽得琴聲清亮，移步將近瑞仙亭，轉過花陰下，聽得所彈琴音曰：

鳳兮鳳兮思故鄉，遨遊四海兮求其凰。時未遇兮無所將，何悟今夕兮升斯堂？有豔淑女在閨房，室邇人遐在我傍。何緣交頸為鴛鴦？胡顏頡頏共翱翔。鳳兮鳳兮從我棲，得托華尾永為妃。交情通體心和諧，中夜相從知者誰？雙翼俱起翻高飛，無感我思使餘悲！

小姐聽罷，對侍女曰：「秀才有心，妾亦有心。今夜既到這裡，可去與秀才相見。」遂乃行到亭邊。

相如月下見了文君，連忙起身迎接，道：「小生聞小姐之名久矣，自愧緣慳分淺，不能一見。恨無磨勒盜紅綃之方，每起韓壽偷香竊玉之意。今晚既蒙光臨，小生不及遠接，恕罪！恕罪！」文君斂衽向前道：「先生在此，失於恭敬，抑且寂寞，因此特來相見。」相如曰：「不勞小姐掛意，小生有琴一張，自能消遣。」文君曰：「妾早知先生如此遼闊，不來冒瀆。今先生視妾有私奔之心，故乃輕言。琴中之意，妾已備知。」相如跪而告曰：「小生得見花顏，死也甘心。」文君曰：「請起。妾今夜到此，與先生同賞月，飲三杯。」

春兒排酒果於瑞仙亭上。文君、相如對飲。相如細視文君，果然生得：

眉如翠羽，肌如白雪。振繡衣，被桂裳。穠不短，纖不長。毛嬙障袂，不足程式；西施掩面，比之無色。臨溪雙洛浦，對月兩嫦娥。

酒行數巡，文君令春兒：「收拾前去，我便回來。」相如曰：「小姐不嫌寒儒鄙陋，欲就枕席之歡。」文君笑曰：「妾慕先生才德，欲奉箕帚，唯恐先生久後忘恩。」相如曰：「小生怎敢忘小姐之恩！」文君許成夫婦。二人倒鳳顛鴛，頃刻雲收雨散。文君曰：「只恐明日父親知道，不經於官，必致凌辱。如今收拾些少金珠在此，不如今夜與先生且離此間，別處居住。倘後父親想念，搬回一家完聚，也未可知！」相如與文君同下瑞仙亭，出後園而走，卻似：

鼉魚脫卻金鉤去，擺尾搖頭更不回。

且說春兒至天明不見小姐在房，亭子上又尋不見，報與老員外得知。尋到瑞仙亭上，和相如都不見。員外道：「相如是文學之士，為此禽獸之行！小賤人，你也自幼讀書，豈不聞：『女子出門，必擁蔽其面，夜行以燭，無則止。』事無擅為，行無獨成，所以正婦道也。你不聞父命，私奔苟合，你到他家，如何見人？」欲要訟之於官，爭奈家醜不可外揚，故爾中止。「且看他有何面目相見親戚乎！」從此，隱而不出。正所謂：

含羞無語自沉吟，咫尺相思萬里心。

抱布買絲君亦誤，知音盡付七弦琴。

卻說相如與文君到家，相如自思：「囊篋罄然，難以度日。正是：『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！』」想我渾家乃富貴之女，豈知如此寂寞！所喜者，略無慍色，頗為賢達。他料想司馬長卿必有發達時分。」正愁悶間，文君至曰：「我離家一年。你家業凌替，可將我首飾釵訓賣了，修造房屋。我見丈夫鬱鬱不樂，怕我有懊悔。我既委身於你，樂則同樂，憂則同憂；生同衾，死同穴。」相如曰：「深感小姐之恩。但小生殊無生意。俗語道：『家有千金，不如日進分文；良田萬頃，不如薄藝隨身。』我欲開一個酒肆，如何？」文君曰：「既如此說，賤妾當壚。」

未及半年，忽一日，正在門前賣酒，只見天使捧詔道：「朝廷觀先生所作《子虛賦》，文章潔爛，超越古人。官裡歎賞：『飄飄然有凌人之志氣，恨不得與此人同時！』有楊得意奏言：『此賦是臣之同里司馬長卿所作，見在成都閒居。』天子大喜，特差小官來征。走馬臨朝，不許遲延。先生收拾行裝，即時同行。」正是：

一封丹鳳詔，方表丈夫才。

當夜，相如與文君言曰：「朝廷今日徵召，乃是友人楊得意舉薦。如今天使在驛，專等起程。」文君曰：「日後富貴，則怕忘了瑞仙亭上與日前布衣時節！」相如曰：「小生那時雖見小姐容德，奈深堂內院，相見如登天之難，若非小姐垂憐看顧，怎能匹配？小生怎敢忘恩負義！」文君曰：「如今世情至薄，有等陷德守禮，有等背義忘恩者。」相如曰：「長卿決不為此！」文君曰：「秀才每也有兩般：有『君子儒』，不論貧富，志行不私；有那『小人儒』，貧時又一般，富時就忘了貧時。」長卿曰：「人非草木禽獸，小姐放心！」文君又囑：「非妾心多，只怕你得志忘了我！」夫妻二人不忍相別。文君囑曰：

此時已遂題橋志，莫負當壚滌器人！」

且不說相如同天使登程，卻說卓王孫聽得楊得意舉薦司馬長卿，蒙朝廷徵召去了，自言：「我女兒有先見之明，為見此人才貌雙全，必然顯達，所以成了親事。老夫想起來，男婚女嫁，人之大倫。我女婿不得官，我先帶侍女春兒，同往成都去望，乃是父子

之情，無人笑我。若是他得了官時去看他，交人道我趨時奉勢。」次日，帶同春兒，逕到成都府，尋見卓文君。文君見了父親，拜道：「孩兒有不孝之罪，望爹爹饒恕！」員外道：「我兒，你想殺我！今日送春兒來伏侍你。孩兒，你在此受寂寞，比在家享用不同。你不念我年老無人？」文君曰：「爹爹跟前不敢隱諱。孩兒見他文章絕代，才貌雙全，必有榮華之日，因此上嫁了他。」卓員外云：「如今且喜朝廷徵召，正稱孩兒之心。」卓員外住下，待司馬長卿音信。正是：

眼望旌節旗，耳聽好消息。

且說司馬長卿同天使至京師，朝見，獻《上林賦》一篇。天子大喜，即拜為著作郎，待詔金馬門。近有巴蜀開通南夷諸道，用軍興法，轉漕繁冗，驚擾夷民。宮裡聞知大怒，召長卿議論此事，令作《論巴蜀之檄》。宮裡道：「此一事欲待差官，非卿小可。」乃拜長卿為中郎將，侍節，擁誓劍、金牌，先斬後奏：「卿若到彼，安撫百姓，緩騎回程，別加任用。」

長卿自思：「正是衣錦還鄉，已遂平生之願。」乃謝恩，辭天子出朝。遂車前馬後，隨從者甚多。一日，迤邐到彼處，勸諭巴蜀已平，蠻夷清靜。不過半月，百姓安寧，衣錦還鄉。正是：（以下原缺）